

cmchao / April 17, 2017 05:38PM

[阿里山原住民的228故事：被羅織罪名，家人再見只剩骨灰罈](#)

阿里山原住民的228故事：被羅織罪名，家人再見只剩骨灰罈

文 楊碧川 攝影 潘小俠 2017/2/27

友善列印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汪清山。(攝影/潘小俠)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高一生。高英傑（左）與弟弟高英明於父親高一生墓前合影。（攝影 / 潘小俠）

高一生（1908-1954）

籍貫：嘉義阿里山

受訪人：高英傑

關係：兒子

先父生於阿里山樂野村，族名Uyongu Yatauyungaga，念過台南師範學校，1930年回鄉教育子弟並擔任部落警察官駐在所甲種巡察，1946年被任命為第一屆吳鳳鄉長。1947年二二八後，派湯守仁等人率鄒族下山協助維持嘉義地方治安，並保護逃上阿里山的台南縣長袁國欽。先父懷抱「高山族自治縣」的理想，因情治單位截獲他的發函，而使計畫胎死腹中。1949年簡吉鼓勵他與林瑞昌、湯守仁等組織「高砂族自治會」。1950年簡吉被捕後，他與湯守仁等辦理自新，卻遭情治單位誘捕於竹崎，1954年被槍決。

父親熱愛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著作，寫下《春之佐保姬》、《移民之歌》、《勤勞耕作歌》等作品。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湯守仁。湯進賢與父親湯守仁照片合影。（攝影 / 潘小俠）

湯守仁（1924-1954）

籍貫：嘉義阿里山

受訪人：湯進賢

關係：兒子

先父畢業於台南青年學校，1941年以軍屬身份在廣東的戰俘營當守衛，破例保送日本厚木士官學校，再入軍艦學校，結業後至日本關東軍服役，1945年8月被蘇聯紅軍俘虜至西伯利亞集中營，戰後回台灣，1946年為國民學校體育代課教員。

二二八後他率鄒族青年下山，參加攻打水上機場戰役，不久率眾回阿里山。4月7日高一生鄉長代辦「二二八自新」。1950年10月，因「山地工作委員會」案，1952年與高一生等被當局誘捕，1954年2月判死刑，4月17日遭槍決。我從小被其他小孩叫「匪諜的孩子」，仍謹記先父的遺書：「政府不要因為此事件，繼續對鄒族的人歧視、打壓和長期監控」，我堂舅武義德也坐牢23年。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武義德。武義德遭處無期徒刑，被關23年是原住民的曼德拉。（攝影 / 潘小俠）

武義德（1923-2013）

籍貫：嘉義阿里山

受訪人：武義德

關係：本人

我是嘉義阿里山鄒族人，日本時代當過高砂義勇軍，二二八發生期間擔任村長，在吳鳳鄉鄉長高一生的指揮下，隨同湯守仁等鄒族人士，從阿里山下山攻打水上機場，不久返回山上，4月7日由高一生鄉長代表辦理集體自新。不料，1950年「山地工作委員會」案偵破，1952年遭保安司令部以「包庇匪諜」罪名將我逮捕，判處無期徒刑，執刑23年後我才重獲自由。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汪清山。汪枝美（右）、汪惠美與父親汪清山、母親汪清枝照片合影。（攝影 / 潘小俠）

汪清山（1912-1954）

籍貫：嘉義阿里山

受訪人：汪枝美、汪惠美

關係：女兒

汪枝美：

父親是阿里山地區的嘉義縣警察局山地股巡官，平常樂觀且樂於助人。二二八期間，湯守仁率族人下山協助嘉義人攻打紅毛埤、水上機場，撤回山上後高一生鄉長代表大家辦理自新，不料政府於1952年突然將高一生、湯守仁及父親等6人誘捕，1954年4月17日羅織「判亂」的罪名槍決。我們有7個兄弟姊妹，大家眼睜睜地看到一個骨灰罈，多虧母親千辛萬苦把我們養大。

汪惠美：

我年紀最小，有一次看到一張小照片，十分喜歡，兄長們告訴我，那就是我的父親。我用了當時打工賺來的錢，把這張照片放大20倍，大家都很欣慰。二姐說過，父親在獄中曾寄回卡片安慰家人，我們歷經艱辛，但想到父親一生坦蕩蕩，又何必在意別人的眼光呢？

潘小俠「見證228」影像計畫，嘉義阿里山原住民，方義仲。(攝影/潘小俠)

方義仲 (1924-1954)

籍貫：嘉義阿里山

受訪人：方鈴美

關係：女兒

家父本是阿里山達邦村長，曾在二二八時率鄒族青年下山支援嘉義市民，3月5～7日攻打紅毛埤彈藥庫，奪取一些軍火。3月10日深夜至11日上午，他們獲悉嘉義市民與軍方開始和談，就徹夜撤離回到山上，後來鄉長高一生代表大家辦理自新，未受追究。不料到1950年台共領導蔡孝乾落網後，供出組織成員名單，國民政府秋後算帳，1952年父親與高一生、湯守仁、汪清山等6人被國民黨誘捕下山，1954年4月7日以叛亂罪執行死刑。

我當時年紀很小，只看到一個骨灰罈而已，媽媽一直抱著它痛哭。後來母親帶著我的祖母、哥哥和我到山上工寮吃地瓜、冷食苟且偷生。這就是我對父親的印象。
